



皖 江 烽 火

——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專輯

安慶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 編

皖江烽火

——新四军老战士阮秀英专辑

安庆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编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印



阮秀英同志 近照



阮秀英 芮少荣 夫妇合影



阮秀英同志 解放初期



一九七八年在皖新四军老战士(部分)座谈会参会人员合影
左起：陈爱曦(时任安庆地委书记) 查斌 徐世达 曹义和 孙运松 芮少荣 阮秀英

好想为妈妈写文章

——代序

小时候,我偶尔看到大姐的一篇作文,是写 18 岁的妈妈机智勇敢地做地下交通的故事,对妈妈的钦佩油然而生……当时便萌发了一种理想:长大也要为妈妈写文章。

岁月流失,春去秋来……妈妈已经 81 岁了,我也成长为党和国家干部了,可是我都没有捞着为妈妈写文章。

是没有故事吗?不是……

记得是在文革后期,哥哥姐姐都插队去了,妈妈也因刚平反沉默了很多,但是她的乐观和豁达却一直不减。让我当时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妈妈竟然为了一个曾经批斗过她的一个部下能调到一

个更好的单位去工作而奔波(说实话,我当时是真生气啊!)

记得在我高中即将毕业时,学校辅导员动员我写入党申请书。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请教妈妈怎么写。没想到妈妈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想法。妈妈这种民主作风一直影响了我,也养成了我独立思考的习惯。

记得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年代,同一个插队小组的同学都上调了,我因是党员,便留了下来。在我孤零零一个人呆在乡村的日子里,妈妈来看我了!在相拥而泣之后,妈妈没有责怪我的软弱,而给了我一辈子都使我温暖的话:“别哭,孩子。有什么尽管和妈妈说……”此后近三十年里,我无论是喜是悲还是愁,总是首先想到和妈妈说。尽管她现在已经80多岁的高龄,耳朵还有点背,我还会在电话里大声地问妈妈:喉舌红肿了,吃什么好啊?

还记得,1979年大学闹学潮的时候,我因劝阻同学游行而被同学认定“背叛”好友时,我哭着到宿

舍给妈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诉说我的委屈……妈妈收到信后，立即和爸爸一起给我回了信并托人将信带给我，鼓励我要和党组织站在一起，做坚强的好孩子！

还记得，1993年，当我将想应聘到上海浦东开发区的想法告诉妈妈和爸爸时，妈妈和爸爸都鼓励我去报考。这样的动力使我毅然离开安逸的杭州，被公开招聘到上海浦东，开始了新的生活。

太多的记得，使我好想为妈妈写文章。

是没有时间吗？也不是……

今天看来是没有机会。是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给了我们回忆和深思的机会，让我们将对妈妈的感恩之心揉进纪念“抗战功臣”的文章里。

这不是一本故事书，也许没有精彩的故事情节，但是却记录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一名老新四军战士用生命谱写的真实的故事。这不是一本教科书，也没有什么华丽辞藻，但是却写下了一个老共

产党员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特殊的教育方法,培养教育自己儿女的真实事例……。

战士宽广的胸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同时,这本小书也凝聚了我们对母亲的敬意和对抚养我们成人的父母亲的感激之情。

阮秀英的小女儿:芮晓玲

写于:2006年9月

我的新四军生涯

我生于 1925 年农历 7 月，是安徽省铜陵县和平乡桥头阮村人。我的父母亲生养了 10 个儿女，我最小，小名就叫老十。我今年已经 81 岁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参加革命特别是在新四军队伍里的很多生活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因为我 13 岁开始，就为新四军到敌战区探听敌人消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0 年 2 月由孙泰英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地下敌情工作到解放。是新四军这个大熔炉让我这个平凡的农村姑娘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

铜陵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早在 1927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时铜陵湖城一带就组织了农民赤卫队。1929 年，何俊启同志组织领导湖城洞农民进行了武装暴动。1934 年 11 月间，为了迎接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皖

南特派员到铜陵组建了中共铜繁无县委。1935年6月,由于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谭家桥作战失利,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共产党的迫害,铜陵地区党组织从上到下都遭到了破坏,但是对敌斗争却没有中断,一直坚持在地下进活动。

1937年7月1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上海失陷以后,日本鬼子自长江而上,向西进扰。1938年8月,日军侵占铜陵大道。同年10月新四军军部为加强同江北四支队的联系,在铜陵天井湖附近设立了一个兵站。11月铜陵敌后地区成立了中共铜陵敌后区委。12月新四军三支队在副司令员谭震林同志的领导下,从南陵、青阳地区前进到铜陵繁昌一带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地方武装和基层的政权建设,在新四军支队党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1939年5月又成立了铜陵县委。1940年6月称铜陵敌后县委。

当时我只是一个十几岁没有文化的小姑娘。我家很穷,姊妹又多,13岁那年,父母就将我送去当

童养媳。记得那时候我母亲拉着我的手要把我送走,我不愿意走,一边走一边回头用求救的眼神望着父亲,希望他能把我留下。父亲看着我,无奈的摇摇头,转身走开了。到现在父亲那痛苦的眼神还时常在我的眼前晃动。我从小就生性刚烈,不愿意忍受婆婆的虐待,因此没有多少时候,我就从婆婆家偷偷地跑回了家。回家以后,父亲看我坚持不愿意回婆家,就对母亲说,孩子既然不愿意去就算了,穷就穷点,不就是锅里多加一碗水吗?就这样我留了下来。我父亲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老人,后来我参加革命工作得到了他很大的支持。我回到桥头阮村以后,村里有一位姓刘的大姐(真实姓名记不清楚了)经常和我在一起,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她说,我们要赶走日本鬼子,到那时候,我们穷人会翻身做主人。我们会有地种,有饭吃,有衣服穿,城里还会有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呢。当时我不懂什么革命道理,但是对这些却十分憧憬。而且我也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残害老百姓无恶不作。他们在凤凰山一带就杀害了十几个青

年,我哥哥也被他们活活打死了(我哥哥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我一直不知道,是解放后从铜陵一本历史资料里发现的)。这一切让我感到非常痛恨日本鬼子。当时我就想,只要是打日本鬼子,叫我做什么都行。就这样在刘大姐的引导下,我积极投入了协助地下党组织开展抗日宣传、搜集情报工作,并且很快成为一名新四军小战士,一名新四军的地下交通员。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我渐渐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

不久,刘大姐因革命的需要,离开了我们村。我那时候是和孙泰英一起工作。刘大姐离开以后,就由陈尚和同志和我与孙泰英联系,我也正式参加了妇抗会工作。孙泰英是我的直接领导,她交给我的主要任务是到敌战区打探敌人活动情况。我所在的妇抗会在坝埂头靠近日军驻地。当时伪军重要据点是老虎头、荻港、毛桥等地。我当时年龄小,头发很长,为了工作的需要,我经常变换发型,有时候梳一根长辫子,有时候梳两根长辫子,有时候由将辫子盘到我头上。我经常提着卖香烟的篮子在

敌人驻地穿来穿去,了解敌人活动情况,也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因为敌人并没有把我这个卖鲜花的小姑娘放在眼里,而我却从敌人的谈话中了解到了敌人的很多情况,看见了敌人的一些武器装备。我把这些情况告诉孙泰英,由他写在条子上送给交通站(因为我当时不识字)。1940年2月,孙泰英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时候的情景,我现在想起来还记忆犹新。记得当时我不识字,孙泰英在小字条上写了几个字:“我们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然后天天教我念。宣誓的时候我就说了这几个字。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就是我们誓词中的:我们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时也弄懂了其中的含义。

入党后,我成为当地的主要地下交通员。做地下交通一方面是搜集日本鬼子和伪军的情况,做日伪政权人员(伪乡长、保长等)工作;另一方面就是负责传递情报,并负责安排好革命干部的家属,保证他们的安全,以及负责护送根据地之间的党政干部因调动而往来。地下交通的工作经常穿梭在日、

伪、顽(指地方上的恶霸反动的顽固势力)的重要封锁线上,十分危险,但是作为地下交通员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风雨无阻,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任务。这种工作的特殊性,需要交通员的勇敢和机智,为了来往干部的安全,我有时候和他们扮成夫妻,有时候又是兄妹,虽然工作的危险性很大,但是我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我逃离婆家以后,婆家经常派人来找我回去,并保证不再打我,但是我坚持不回去,因为我有重要工作要做。当时的妇抗会也非常支持我,我没有回婆家。入党以后,由于革命工作需要,组织上派我到永丰圩筹建妇抗会,把那里的妇女组织起来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广大民众为革命工作。我婆家就在永丰圩,为了工作的需要,当最后一次婆家又来入接我回去的时候,我便顺从地回去了。1944年,我与芮少荣同志正式结婚,那时候芮少荣同志也参加了革命。我到永丰圩以后建立了妇抗会,并介绍了很多女同志入了党,有的人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记得的有:赵莲凤(现健在永丰圩)、陈根

凤(已故)、姚学胜(是铜陵县离休干部,现已故)、朱有根(已故)、陈晓芬(现健在铜陵退休)等,还有一位我介绍入党的女同志是铜陵北埂湾村人,在送情报途中被日本鬼子抓去活活打死了,很可惜这位女同志的姓名我记不清了。其实象这样默默为革命工作牺牲自己生命的共产党人不知有多少。谁也无法能用准确数字来计算。

1940年冬天,由于革命的需要,部队(新四军)在永丰圩建立了情报交通站。开始是张良仕等两位同志担任交通站工作,后来这个交通站交给了地方,45年初由芮少荣同志接任永丰圩情报交通站(新四军皖南支队交通科第二兵站)站长,交通站包括我和董谨球等六人(董谨球现在安庆华茂有限公司离休)。这个站负责皖南山区和江北白茅洲这条交通线,当时这条交通线很重要,芮少荣同志担任站长到45年底。根据革命需要,芮少荣同志调任民和乡担任乡政府指导员。他调离以后,由我担任这个情报站站长一直到解放。这个站后来有芮正仓、阮建荣等。组织上还另外给我配了一名小交通